

陈明远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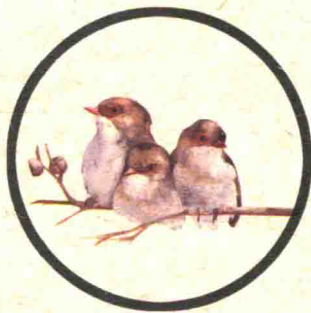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云上的日子

YUN SHANG DE RI ZI

2

- 漫步云端
- 且斟一盏清茶
- 细品这世间万般滋味



散文
集

掠影都市人情百态 洞察现代人精神困境

他手持一架窥探隐私的摄像机

让明与暗之间的裂隙充满张力

个性的细节纤毫毕现

河南文艺出版社

陈明远 著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云上的日子

YUN SHANG DE RI ZI



散文集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上的日子/陈明远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3.6

(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

ISBN 978-7-80765-627-2

I.①云… II.①陈…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8416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洛阳和众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总印张 216.5
总字数 3173 000
版次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总定价 360.00 元(共 15 册)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寄回印厂调换。

序

南阳历来文风昌盛,人才辈出。当代南阳作家群更以其群体大、品位高、风格多样而享誉全国,不仅是文学豫军的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亦占有重要一席。其独具地域特色的思想意蕴,在塑造南阳人的精神气质、营造浓郁文化氛围、引领南阳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成为南阳最为亮丽的文化风景。当然,作为南阳文化建设的标志性品牌,南阳作家群理应壮大队伍、增强实力、多出精品力作,持续不断地提升南阳作家群的品牌价值。为此,市文联实施了文化南阳写作计划,遴选了十余名有一定生活积累和创作经验的中青年作家,组织创作了一批表现绚丽多姿现实生活和时代风貌的文学新作,并整体性地以南阳作家群新作丛书的形式推出这些作品。

该套丛书将要出版的15部作品中,行者的《非斯》,带领读者在奇妙的远古神话中,重新建立个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开放感官、感知世界和自我身体的基础上,伏羲和女娲不断地创造、命名、记载和总结,从而创造了恢弘壮丽的华夏文明,是一部演绎爱欲与文明的东方《创世纪》。尤其是作家精心塑造的那位对万物本质、社会形式乃至生命体验进行疯狂探索的非斯,是文学画廊中不曾有过的“这一个”。作家试图通过伏羲女娲的个人生命史,形象揭示华夏文明诞生之谜,深层解读中国传统文化密码。廖华歌的《村子》,以独特的视角和审美向度,对偏远封闭小山村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以及村人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人性善恶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文

化观照,尤其侧重他们不同命运遭际、价值取向、生存欲求的探微及追问。她的小说《白鱼儿》则讲述了一个具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一个女人在爱的圈套中死而生、生而死,执着捍卫爱的尊严,道出女人在爱情中的全部挣扎与痛楚,隐藏着作家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思考:在男性的欲望大网笼罩下,她们将如何突围,才能在男权社会里得到真正的救赎?王俊义的《第七个是灵魂》,让一个人的命运和一个家族命运的神秘莫测媾和在一起,表现人类内心的善良和软弱;让残忍与良知的搏斗、职守与阴谋的穿刺、善良和愚昧的交接、软弱与坚韧的对弈,都掩藏在浓厚的乡俗和古老的民谣后边;飘忽的意识流、黑色的荒诞以及时间的超越、人与野兽的对话等,共同构成一幅具有历史厚度的地域风情画。陈明远的《云上的日子》,有意回避传统散文的写作元素,将小说创作方法糅入其间,带有强烈的风格化倾向,用以第一人称叙述但又不参与故事的独特性,来凸显文本的空间张力和真实感。刘正义的《沿陵河语事》,以沿陵河地方的方言为索引,演绎出了一个个有着鲜活人物而又底色厚重、质感强烈、充满浓郁生活气息的动人故事。宋云奇的《蓝色寓言》,采用实虚结合、互换穿插和荒诞、魔幻、象征等超现实主义创作手法,使权力争斗显得光怪陆离和深不可测,更表现了疯狂的男女性爱的诗情画意和音乐美感,特别是在小说结尾设置的作者与人物间的直接冲突,使整部作品的创生与寂灭的前后照应显得有机统一。孙晓磊的《见证风雅》,采取述评笔法、纪实风格,深入地探讨了盆地文化对南阳作家的人格塑造及创作理念的影响,折射出现代、后现代语境下言说方式和叙事模式的变化,以语言本体论来观照当代文学现象,展现作家文本与生存命运、艺术创新与语言探索、民族传统与地域文化的内在联系。李雪峰的《坐在田垄上晒太阳》,通过对乡村文化的描写,再现并深刻有力地质疑、探究了渐去渐远的农耕文化是怎样被淡化和消解的,表现出村庄与民俗、与自然、与游子、与风物间的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水兵的《山之南 水之北》,以灵动的语言和独特的艺术视角,勾勒出南阳厚重的历史人文积淀和文脉相传的精神内核,其生命体验和诗意情怀,为当下底层人物的描摹和文化散文的写作提供更多的创作可能。苏菡玲的《一个女人的梦》,通过对梦这种潜意识的记录,折射出社会体制、文化塑造带给一个女人心智、人格和道德观念的变化,同时

也度量着一个职业女性的精神构成。孙宗信的《一片扁扁的阳光》，用乡土文化的土腥味和充满哲思风格的凝练古色，来铺陈和描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农民思想观念的嬗变，作品视角别致，行文着意浅显，文笔间的平易透出作者满腔的真情。蒙福全、段舒航的《生命中的大调曲子》，采用散文化写作方式，通过对从大调曲子到曲剧传承脉络的厘清和曲剧人物戏剧人生探究、名戏名段溯源、演出过程踪寻等，深入浅出地挖掘出这一艺术形式的深刻文化内涵，进一步探索、展示和张扬了南阳文化的根源、活力和价值。池长生、陈立红的《桐柏山寨》，再现了“从农民到土匪”、“从义军到红军”的觉悟、蜕化与嬗变过程，熔史志、传奇、风物于一炉，以纪实手法、史诗品格，全景式展现 20 世纪上半叶桐柏山区的风云历史。刘黎丽的《老家故事》，以笔记体散文的白描手法，委婉曲折地表达出作者厚重的乡村情感……

这些作品，有的写得率性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有的写得飘逸空灵，透着厚重思想的底色；有的时尚新颖，使形式的变化打上时代的烙印；有的追求文体的糅合，更显现复调写作的意味。总之，作家们无论如何都在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写作求新求变，努力改变自我的风格模式，从而呈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创作态势，这与世界发展的规律一致，变是世界的根本，是艺术的本质，唯有变才有可能超越自己和他人，唯有变才可能有艺术的瑰丽多姿。

其实，世界本就如此。尽管坚守写作的道义应是写作的不变圭臬，但多变的文体意识依然透出创新的文学本质，南阳的作家大都秉持这种理念，这是南阳文坛之幸事，亦是“文章千古事”之必需。

河南文艺出版社一次推出 15 部作品，这在南阳过往并不多见，这或许会给人选者一种激励。我希望这种激励，能够成为更大的创作动力，热切地期盼大家能够在艺术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走出一片专属于自己的更为亮丽的风景。

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姚进忠

2012 年 7 月 11 日

不知不觉间,在这个被叫做花园的小区里居住几年了。日子从未停歇地在花园上空飘过,留下丝丝缕缕的故事缠绕着,黏滞着,却不可触碰。它飘云般轻盈而含混,游移不定。有时候,我觉得我靠近它了、更近了,已经身在其中了,却永远也无法抵达那个无人可知的、谜一般的现实。

目 录

001 第一章

我/001 木匠/003 医生/005 售货员/006 单亲妈妈/008 局长/010
伙计/012 张阿姨/014 我/016

018 第二章

行长/018 会计/020 女保安/022 卓玛/024 可可/027 五妮/030
小青/032

035 第三章

紫色女人/035 窑姐儿/038 经理/040 男保安/042 访客/044 托
儿/047 胖子/049 卷毛狗/051

053 第四章

大妞/053 墨镜女人/055 黄豆/057 赵老师/059 卫星/062

064 第五章

对门/064 娟子/068 对门/070 小偷/073 铃铛儿/076 老姚/078

082 第六章

我/082 宋教授/084 老朱/086 婷婷/089 大帅/092 大帅妈妈/094
小雅/097

101 第七章

耿大校/101 虎子/103 燕子/106 儿子/110 老童/112 我/115

121 第八章

克拉玛依/122 北京/124 克拉玛依/126 福清/129 洛阳/131 菏泽/135 文秀/138

142 第九章

男旦/142 保洁员/145 黑姑娘/148 英姐/155 连羽/159 小莲/161
梁工/163

167 第十章

我/167 陆教授/170 大卷儿/173 付老师/176 我/178 果绿色的女人/181 我/183 我们/186

第一章

我

我总是看见自己在风中奔跑，是迎着风。所有的一切都在我耳边呼啸而过，清晰而真切，我从没有试图停下来。我知道，那样子风也会停，一切都将模糊掉了。

翻看日历的工夫天就黑了。走廊里不断传来其他办公室的锁门声。窗外的风费力地穿过窗缝，发出刺耳的啸叫声。我对着台历数了数，的确如她所说，下个星期六就是我的生日。我关掉电脑，闭了灯，准备回家。围巾、手套以及下了楼就要迎面而来的寒风，这些都在我的心里盘算着。桌子上的电话铃响了，不知为什么，我没有去接，幸好它只响了三声就停了下来。接着手机又响了，屏幕上显示出“老窝”两个字，我突然觉得自己的这个创意十分好笑，但还是接了，她说饭好了之类的。也就在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这个念头，我竟说了句我下县开会，今晚住在县里，她也问了何时回，我就说明天下午。一连串的谎言像穿过胡同的风一样流畅自如，却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说完，我着实被自己吓了一跳。

走廊尽头的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了，又亮了。

我退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坐在椅子上，连灯也不愿意打开，在黑暗之中无所事事。整整两个小时，我听着窗外的风声，反复在想自己这句毫无所指的谎言。也许是饿了，我离开了办公室，骑着摩托车在街道上漫无目的地奔

跑着。我迎着风，碾压着路面上的枯叶，天已经黑透了，车灯吃力地穿过胶着的夜，想要抵达不远处我的家。

摩托车终于停在了小区的停车棚里，我给早已熟识的看车大哥让了根烟，他客套说今天回来这么晚啊，我看了看表，说是啊都九点了。

其实已经来到了楼梯口，鬼使神差，我竟又踱出大门，绕到大街上，远远地望着自己家里的窗户。卧室黑着，书房的灯却亮着。我只好在楼下的排档坐下来，要了一小碗酸菜面。我从包里掏出一本无关紧要的杂志，翻看着，不时地抬头望望。

冷清的街道上冷清的排档。我一个人坐在镂空的塑料消夏椅上，心不在焉地挑吃着咸涩的酸菜面。老板夫妇和小伙计则并排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急切地望着路上稀稀落落的过客，并不时地向烤羊肉串的炭火里扔一块羊油，升起的浓浓狼烟权作排档的招牌招揽顾客。秋风不时变换着方向，卷来阵阵的烟气使我咳了几声，也迷蒙了我的双眼。

升腾的浓烟模糊了家里的窗户，它不是那样的真切了。我瞪直了双眼，看见卧室的灯亮了，又灭了，又亮了。书房的灯也闪烁着……

两束车灯的光亮穿透了这层层迷雾。车上走下来一个戴眼镜的家伙。要了烤鱼和羊肉串、小三鞭酒还有一大碗茄汁面，后来又改成了小碗。戴眼镜的家伙吃得很香，哧哧溜溜的，一边吃一边成把地剥着大蒜。不一会儿，一股子蒜臭味儿也飘了过来。

远处渐渐传来音乐声，越来越近，是今年冬天颇流行的一首歌。戴眼镜的家伙跟着哼唱着，歌声到了近前才知是一个卖盗版歌碟的商贩，推着一架极小号的三轮车，蹒跚而过。我和戴眼镜的家伙都扭头看了看，又相互对视了一下，然后，就听见歌声渐渐远去了。

又一次，还是那首歌，又唱起来，这次是戴眼镜的家伙的手机响了。我听见那家伙说：

放屁！我在楼下吃饭呢！

.....

你他妈怀疑我可以，但不要糟蹋人家大姑娘！

.....

妈那个×，你下来看看，老子是不是在这儿！

.....

愿过不过，不过拉倒，老子今天还真就不回去了……

我付了面钱，上楼回家了。她还没睡，却只问了句不是说不回来的吗，就回到书房的电脑前玩游戏了。

我站在阳台上向下望，下面的大排档烟熏火燎的，迷蒙一片……

木匠

火辣辣的夏天。

小区里的夏天总是带着一股子特殊的味道，这股子油漆味儿那样的蹿鼻，它钻进我的鼻子，我却看见木匠的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

还记得几年前拿到钥匙来小区看房的那天上午——在我们的记忆中，小区里炎热的夏天就是从这个上午开始的。与物业人员简单地交接了，在房间里，我和妻子高兴地抱作一团。结婚五年了，才有了我们自己的房子。

我兴奋地在房间里向妻子实景演示了一下我策划已久的装修方案。在我们极度的幸福中，传来了几声狗吠，接着是几声粗俗的叩门声。

我的客人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一个陌生的青年小伙子和一条陌生的狗。接下来这个空间就被中年妇女和那条狗给占用了，妇女滔滔不绝地说，讨厌的狗不停地叫，唯独青年小伙子始终默不作声。那狗长着一张外国脸，鼻子长得夸张；小伙子是蓝西装格子衬衣红领带的滑稽搭配，还不说这天气热得早已穿不上西装了；而中年妇女却是一身得体的太太服，广口的七分袖很是时髦，就连她手里牵的那条狗链子都是真皮精编的，似乎很有品位。她进了门就旁若无人地东看看西瞅瞅，然后不卑不亢地开口讲道：

“这套房子的户型设计不合理，主卧室、卫生间太小，餐厅太大，对面浪费至少五个平方，厨房开门方向不对，影响通风……重新设计一下，还能弥补……电器开关档次太低，必须全部换掉……看见了吧，我这条狗，纯种比利时牧羊犬，六万多买的……在北京时候，我们易方敦公司装修保利大厦……这个小区我们装了三十多家，早点儿定，过几天就忙了，还要排

期……”“汪汪……”

三个陌生的家伙撂下一堆话离开了，留下了一张名片和妻子的一通抱怨。重新审视自己的设计方案，果然越看越不顺眼，巴不得现在就将那个什么易方敦公司开进来。

天气更热了，蒸热的空气里不断飘来板材粘胶中浓重的甲醛味儿和聚氨酯油漆那刺鼻的稀料味儿。我和妻子在这个大蒸锅里，像两只没头没脑的蚂蚁，东冲西撞，好像错过了这个夏天，房子就再也装修不完了似的。经过几次接触，我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设计方案，但是易方敦的方案却迟迟没有出来，甚至连个设计师的人影也没见到。每次都是那三个家伙，大家早已不再陌生，只是那条狗总是喂不熟，每次都吓得妻子躲在我后面。

天气越发热了。装修前的工作已经开始了，虽然方案我还拿不准。我的防盗门、护窗等安全设施陆续开始安装。随着不断地进出小区，渐渐看到了一些令人不解的镜头：

从街对面我看到易方敦装饰公司的招牌，泡沫板做的，红色粘胶刻字贴在上面，简陋之极的牌匾放在小区临街的七楼，也就是顶层的一个小套住宅，整整扣在一扇窗户上。七楼上那离太阳更近的招牌，被炙烤得蔫蔫的，没有一丝生气。

在小区大门口，我看见小伙子蹬着三轮车，车上装满装修板材，那套蹩脚的西装脱了，格子衬衣还在身上。

最可气的是那条狗，我们总是在小区里碰见它，弄得妻子回家像做贼，东躲西藏的。这一次在狗的身边，庭院里的阴凉处，一桌露天麻将桌旁看见了那位中年妇女，埋头激战正酣。

天气就这样一天天地热着，而我的装修还遥遥无期。一天中午，我前脚来到新居，小伙子紧跟着进来了，带来了一股子酒气。这次是他一个，空间里就显得清静多了，他从那花格子衬衣口袋里掏出烟，让我一支，点了火，先是蹲下来，后来索性靠着墙脚坐下了，有些语无伦次地说：

“她是我妈……其实你自己的设计方案挺好的，别听我妈瞎说……七楼上挂招牌的就是我家，我在北京六年的积蓄就买了这80平方……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回来，在那儿挺好的……那条狗就是在北京捡的……当年接我妈

去北京是给我们带孩子……我想她们娘俩啊，现在离了……你说，女孩儿怎么了？有什么不好……我妈硬给我们拆了……我他妈的、他妈的什么装修公司，我就一木匠……”

楼下麻将的洗牌声哗啦啦的，木匠小伙子的话渐渐地被它淹没了。我说，你大点儿声，我听不见！

一袭热浪刮过来，带着一股子油漆味儿，分外刺鼻。

医 生

我总是认为，纷纷扬扬的雪花是谁在絮絮叨叨地讲着故事，没完没了的。在那个冬天里，雪隔三差五地就要下一场，这个故事也就这样断断续续地开始了。

小区南门口西边的几间洗头房对面开了家药店，面积有一百多平方，老板三十几岁，高高的个子，文文气气的，人也长得清秀。他平时在店里坐诊，太太抓药，大家都叫他林医生，却叫他妻子胖嫂。

那年冬天儿子感冒后一直咳嗽，有一段时间常常去林医生店里拿药。每次去他们夫妇都热呵呵的，像屋子里生了炭火盆，我也就总是喜欢和他们聊上几句。

这个下雪天我心不在焉地拿着药，嘴里嘟哝着什么废话，眼睛却早已瞥向了对面的几间发屋。

开始只有一家。记得装修时好好的透明玻璃转页门被拆掉，换成了两扇后花园样的月亮门。每日夜幕拉下，月亮门里就会透出昏暗的粉红色光线，这种暧昧的色调似乎在传递着某种信息，也许正是这样，这间洗头房注定不会有人去洗头理发，倒是一辆辆汽车停在门口，带走一个个粉红色的小姐。

在不长的时间里，另外的几间洗头房也先后开张，都是粉红色的，都是那样的月亮门。有时候，下班时也能看见鱼贯而入的粉红色小姐。

这个下雪天我心不在焉地拿着药，嘴里嘟哝着那句废话：没见林医生啊？我的眼睛瞥见洗头房门口一个高挑个子的黑发小姐在雪地里踱来踱去

地打着电话。第一个感觉是那一头乌亮的黑发，好像现在黑色头发的黄种人成了稀罕物，更别说是做小姐这一行。接着是看见她放在耳边的手机在黑暗中明明灭灭地闪着微弱的黄光，应该是部小灵通。

胖嫂说，在外边打电话呢，整天说谈生意，也不知道挣那几个钱够不够电话费！

我拿了药，小心翼翼地步下台阶，生怕滑倒了。门前的雪地里，林医生的头顶和双肩都落了雪。他看见拿着药的我，脸上微笑着，用一只手向我打招呼，另一只手拿着手机贴在微笑着的脸上，而一直在说着话的嘴却始终没有停下来，身上落了雪的林医生想必说了很久。

我会意地点了点头回去了。

说来也怪，在那个冬天，一连几次去林医生的店里拿药，十有八九要遇见林医生拿着手机在门口谈生意。

记得是一个大风天，这风刮了整整一天，到了傍晚却停了，天被刮得水洗了般干净，一弯下弦月斜挂在半空，门口冷静得出奇。我从出租车里钻出来，习惯地向对面的洗头房看了看，高挑个子的黑头发的小姐斜倚在一辆面包车上，脖子上吊着那部小灵通。

林医生刚好从药店里走出来，手里拨摁着手机号码。高挑个子的黑头发的小姐脖子上吊挂着的小灵通黄色的信号灯明明灭灭地闪烁起来。林医生与我擦身而过，他惯常地点了点头。要转弯了，我下意识地回过头，除了两部手机明明灭灭的信号灯，什么都看不见了。

春天很快到了，大雪早就停了。生意清淡的药店关张了，后来就再没有见过林医生夫妻。接着，一支装修队开了进去，也装出了一样的粉红色，一样的月亮门。

售货员

午后好好的大日头，傍晚时叫人毫无准备地来了一阵子暴雨，夹带着冰雹。只一会儿，雨去了，撒下一地的冰珠子，大日头复又回来，还是热烘烘的。感觉这雨来得莫名其妙，不为别的，倒是为了带来这冰雹。

回家的路上就想着魔方，答应过买给儿子的。一路巴望着出现个玩具店，不觉间已经到了小区的大门口，没有选择了，花园西北角的那家怕是也要打烊了。

招牌上的射灯熄了，卷闸门拉下了一半，从另一半看进去，昏暗灯光下，原本摆在店门前的玩具整箱整箱地堆在房间里，连过道也没有留下。一个金黄头发的女孩儿高高地跪在堆积如山的玩具堆上，吃力地挪动着那些硕笨的箱子，另一个黑头发的女孩儿站在门口儿一箱箱地向上递着。上面的金黄头发还不时地从玩具箱里捡出没有化掉的冰雹扔出来。

我停下车，熄了火，怔怔地看了一会儿，不知道我要买的魔方藏在这间店铺里的哪个角落里、哪只箱子里。

我知道黑头发的女孩儿会这样回答，但我还是问了。我甚至是鼓了下勇气才说的。我说，姑娘，有魔方吗？黑头发连头都没有扭过来就回答说，下班了，明天来。她把最后一箱玩具甩上去，然后，把双手递上去，交给一直跪在玩具堆上面的金黄头发，金黄头发用力向下一蹦，安全落地。

落在我的面前，金黄头发看看我，心不在焉地问，你要什么啊？我说魔方。黑头发这才转过身来，对我说，有是有，但是这会儿找不到，也拿不出来。我说那就算了。

金黄头发一边拍打着膝盖上的灰，一边说，什么关紧事儿啊，这么晚了要买魔方？我说，孩子，呵呵，孩子。

黑头发又接过话去，不是不卖给你，是拿不出来，你明天来吧。态度无比坚决，似乎这里是黑头发说了算。金黄头发抬起头带着解释的口气说，今天不巧，刚才下了阵冰雹，下班早了。

我说，没关系的，我明天来。转过身去，我几乎已经启动了摩托，听见金黄头发大声说，你稍等，让我试试看。我还没有张口说，话又被黑头发截了去，这次是冲着金黄头发的：

“你试什么啊，你知道魔方在哪儿啊！”

“姐，你送我一吧，我再上去找找看。”金黄头发答非所问地说。

“上什么上，好不容易把东西放好，你再给弄乱了。”然后冲着我说，“魔方卖完了，你走吧！”

“你别走，我上去给你找。”金黄头发好像是对我说。

我原本已经到了嘴边的话不知道为什么又回去了，我想说“你别找了，我明天来”。

黑头发的黑头发简直都竖了起来，近乎歇斯底里地向金黄头发妹妹吼了几句什么，妹妹像是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爬上了玩具堆。

足足二十分钟，我尴尬地站在那里，还有尴尬的黑头发姐姐。黑头发甚至对我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没有了就是没有了，有也不卖，你还赖这儿不走了。我不做声。妹妹就在上面喊一句，你别走，就找到了。

这一次，是我把双手递了上去，交给了金黄头发，她用力向下一蹦，安全落地，再一次落在了我的面前，转身拿来了两个魔方，一大一小，递给我，说，大的三块，小的两块。

我说，两个都要。

我骑着摩托车走远了，听见后面卷闸门落下来，轰隆隆地响。

接着，又是一阵子急雨，夹着冰雹。

单亲妈妈

晴朗的日子里，天空很透，一眼就能看好远，故事也显得一目了然的，结局就直接摆在那里。我曾说过我喜欢这样的日子。

我没有想到，午睡的时间竟有人来敲我的门。一个中年女人，衣着得体，落落大方，没有一丝因为搅了我的午休而产生的歉意。她说，我就不进屋了，问句话就走。我记得我回答说，这房子是某年完工的、每平方多少钱、自己是某年某月搬来的……最后，我还说了四楼东户和我是同一个月搬来的。后来，我想，自己干吗要告诉她这些。

一个星期后，又是个晴朗日子，下午上班的时间，这个中年女人神一样地站在院子里，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身边乖乖地蹲着一个男人，像卧在她脚边的一条巴儿狗。他们就这样在那里眼看着四楼的母子两个从楼上搬走了自己的东西，母子俩的所有家当一共就两车，两个人力架子车。两个人力架子车悻悻地走掉了，后面跟着四楼的母子俩，年轻的母亲推着自行车，自